



Jean Baudrillard
Cool Memories V : 2000-2004

冷记忆 2000 - 2004

(法)让·波德里亚 著 张新木 姜海佳 译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冷记忆

2000—2004

(法)让·波德里亚 著 张新木 姜海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记忆. 2000~2004/(法)波德里亚(Baudrillard, J.)著;
张新木, 姜海佳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4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ISBN 978-7-305-11178-5

I. ①冷… II. ①波… ②张… ③姜… III. ①随笔—
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1107 号

Cool Memories V, 2000-2004

de Jean Baudrillard

Copyright © Editions Galilée 2005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Garance Sun Agent Littérair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7-081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书 名 冷记忆:2000—2004

作 者 (法)让·波德里亚

译 者 张新木 姜海佳

责任编辑 陈蕴敏 沈卫娟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32 印张 6.75 字数 88 千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1178-5

定 价 26.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要说每个神灵，都与众神之神本身相似，总是比其行动范围更为广大。

没有平衡点。只有振动给出一种等量天平的幻觉，而一切都通向彼此的极端。

平衡只存在于一个总和为零的方程的解答点上：死亡？

从来不作画：我过于尊重绘画。

从来不搞政治：我过于尊重权力，不会夺取它。

从来不搞哲学：我过于尊重思想，不会背叛它。

从来不追求真理：我过于尊重它，不会将其置于险境。

从未相信过现实：我过于尊重它，不会相信它。

从未有过对死亡的想象：它仍应该作为一个惊喜。

有一种对所有事物的醉饮，有对好事的也有对坏事的，有对水的，也有对酒的。但也有一种对任何事物的酗饮——一种对纯净的酗饮，对超越和牺牲的酗饮。这种酗饮尤其卑鄙，因为它是对醉饮的滑稽模仿。

您死亡时的境况将确定您在彼世的存在状况。如果您死得不幸，您将永久不幸。如果您死于一场事故，您将永久地重新经历这场事故。

如果您和心爱的生灵同时死去，您将永久生活在他身旁。如果您不再爱他，那是多么不幸的命运！

在另一个精神星座里，人们能否想象时间变成一种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朝所有的方向运动，回到起始点，等等？反过来，空间是否能变成像时间一样：不可逆转，就像人们不能走回头路那样，也不能回到人们出发的那个原点？或者还有，如同时间一样，空间能找到它的绝对天际，即找到永恒？

对于空间而言，什么是永恒的等同物？对运动的否定？静止不动，或是永恒的运动？

这个用杯子和碟子玩杂耍的女人。

这种操练的杂技味如此之浓，结果人们最终觉察出其游戏已经作假。但这丝毫无损于其功夫的

精湛,这只能给游戏添加一份讽刺性的额外乐趣。

我梦见一个朋友。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在梦中见到他,并告诉他那一夜我曾梦到过他。梦境中循环的梦的记忆。这样,是否存在一条平行的流水线,从梦到梦,从这一夜到那一夜?

未来若干代的人造生灵,他们必然要灭绝人类种群,依据的是人类灭绝动物种群的同样的运动。他们将以回溯的方法把我们看成猴子,因为他们耻于当猴子的后裔。他们会发明出人类动物园,或许会保护我们,就像保护任何正在消亡的物种一样,他们将把我们变成儿童故事里的主角。

统计的死亡率没有任何意义。不可见的死亡率才具有重要性,它要高得多,而且无法计算,因为

死亡就在那儿，在到处增长，并且累加到整个社会团体中。

同样，可见的腐败指数与不可见的腐败（即可见的腐败力求掩盖的腐败）没有共同的可比尺度。政治冷漠率远远高于弃权率。至于不可见的愚蠢率，它与表现出来的愚蠢没有关系。

然而，或许秘密的聪明率、激情率与想象率，它们也远远要高于表象？

印第安人的恐慌洞：他们挖了许多洞穴，坐在洞穴深处，然后透过洞口来看天空。没有遮挡的视野。

属于我们的恐慌洞，那就是电视。寂静，蓝天，云朵，飞鸟，预兆，天气，这一切屏幕上全有。我们既有洞穴也有洞盖，完美的小窝。

当人质支持恐怖分子的事业时，当胜利者支持

战败者的事业时，当刽子手支持被害者的事业时，当主人支持奴隶的事业时——当感染在双向上变得普及时，那么另一种正义将开始执行。它是有别于法律的正义，有别于司法公正的另一个天平：它是不受时效约束的某种可逆性的天平，能处理所有的关系，甚至最不平等的关系。

一切都在动；水在流动；空气在流动；血液在血管里循环；时间从不停息。只有人一动不动。

为了健康地分配精力，最好是让人的懦弱服务于一项好的事业，而让他的勇气服务于一些坏的事业。

巴勒莫博物馆《死神的胜利》^①。令人毛骨悚然的战马，或是怪异的幽灵……其实，死亡的想象是不可能的。应该拥有对死亡的回忆。

勒卡特。同一位神父，同一座教堂。当地的重大革新，就是两种类型的领圣体仪式。如果信徒们不愿意在同一个圣餐杯里喝酒，上帝不会怪罪他们。他们仍然可以拿圣体饼蘸神父的葡萄酒。整个这种新的仪式都不为大多数信徒所熟悉。

关于结盟的讲道，要和摩西结下同盟，然后与基督的血结盟，与圣体结盟。只有基督在洗清灵魂的污点。一片沉默。

而那个很可能是村里的娼妇的人——穿着浅绿色迷你裙的金发女子，大胆暴露着前胸——走进来，悄悄走近圣母祭台，向圣母献了一支蜡烛，然后

^① 《死神的胜利》(*Triomphe de la mort*)，荷兰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gel l'Ancien，约1525—1569)的一幅油画作品，作于1562年。(本书所有注释皆为译注。)

走进旁边一个昏暗的祭台，沉浸在祷告中，最后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悄悄离开。神圣同盟^①依旧是村民们的同盟。

任何有关作者的评注，他们的个性特点，他们的生平，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只有坏作品才有作者，而好作品没有作者。

在海员公墓的小教堂里，所有的海难还愿画有一天全部被盗，人们便新鲜地(a fresca)复制了它们，其完美程度令让人咋舌。如果人们又找回了原件，会发生什么事情？要是人们找回了现实世界的原件，那么它的副本会怎样？

^① 神圣同盟(La Sainte Alliance)，奥地利、俄罗斯和普鲁士三国君主在打败拿破仑后，于1815年缔结的同盟，目的是维护君主政体，反对法国大革命在欧洲传播的革命理想，欧洲各国君主纷纷加盟。后来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和欧洲1848年革命的冲击下，同盟瓦解。

在此千年终结之际，我们制造出了人类种群的完美样品，其形状是一个蜂窝电话人。但就是这个人，它将在未来的数码补形术(*prothèse numérique*)面前消失，而这种补形术也要让位于心灵感应^①的幽灵。

千年之前的事件已逃离到上千光年之外的空间。广岛事件距我们已经六十光年。刚刚流逝的瞬间离我们已有一光秒。因此无所谓在场。即便相隔无穷近，一切都未曾在场，即使是对面的墙和人，那也不在场。就连我们自身的存在，我们也几乎与它不在同一时代。

① 心灵感应(*télépathie*)，该词在法语中也可解释为“遥感治疗法”。

从天狼星的角度看,新闻时事的单调乏味,其举止如梦一般。

艺术家(约翰·凯奇^①,鲍伯·威尔森^②?)的自以为是。

“我们为那些没有自己梦想的人去梦想,以便让他们活着。”^③总是同样的优越感,当它影响到梦想和精神能力时,事情还会更糟。人们可以怀疑“艺术家”身上的梦想能量和上层阶级中无意识的活力有别于凡夫俗子。至少有一种民主形式影响着后者。

一个默默无闻的菲律宾操作员,他能够在世界

① 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美国实验音乐作曲家。

② 鲍伯·威尔森(Bob Wilson),或指罗伯特·威尔森(Robert Wilson,1941—),美国戏剧导演。

③ 引文原文为英语:“We dream for those people who have no dreams of their own to keep them alive.”

计算机网上投放“我爱你”病毒来制造混乱，这种事情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计算机太爱我们了，在它感到自己被抛弃后，就像《2001：太空漫游》中的哈尔一样，便以毁灭网络来复仇。

智慧处在减速中。但首先必须快速做事。

科学其实也许只是一个绝妙的隐喻之源。时间的双重箭头，水的记忆，细胞凋亡，黑洞，反物质——哪里能找到更美的隐喻（向索卡尔^①致敬）？为何不滥用隐喻呢？这些都是概念之蛹。

^① 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 1955—)，纽约大学量子物理学家。1996年5月，索卡尔向美国著名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故意制造了一些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结果五位主编都没有发现这些错误，也没能识别索卡尔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的“联系”。经主编们一致通过后文章发表，此事引发了席卷全球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

只应该以顺势疗法的剂量来相信自己，相信世界及现实。一点点迷信，是的；一点点对现实的信仰，是的；但只要足够以毒攻毒即可。

方达对无名小子(Nobody)说：“你得首先像个人样，然后才有资格迎战我。”(这有点像生存对他说：你得首先承受出生的痛苦，然后才有生活下去的资格。)他还对他说：“但如果你成为某人，迟早有一天你将被无名小子战胜。”无名小子总是能压倒某人。而其实，无名小子比某人更加迅速。

(《无名小子》^①，塞尔吉奥·莱昂内。)

用动物骨粉饲养的奶牛，最后将变成疯牛的骨

^① 《无名小子》(*My Name is Nobody*)，意大利导演塞尔吉奥·莱昂内(Sergio Leone, 1929—1989)执导的西部片，由亨利·方达主演。

架,并当作水泥厂的燃料,而我们最终要呼吸水泥厂的粉尘。

火始终是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正是从火中产生最可怕的复仇:天体的火焰与寒冷。所有自然元素都是神灵们可选择的场所。这些元素将成为他们复仇的工具。

永远别忘记:写作是一种奇怪的非人性的功能,反映着语言本身的非人性。作为家养物种的语言,通过写作又变成野生物种。

把结束并入进展中:逃避丧事的唯一方法。像欣赏一面使快乐加倍的镜子那样来享受结束。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甚至可以考虑把死亡当作一个神奇的操作员将其并入。

人没有定义,只有人的思想有一个定义。所以人只可能有一个对他自己的思想的定义——否则,还有什么可说的?

在不幸的源头,总有一桩意外。

在幸福的源头,总有一桩巧合。

将近中午,夜晚渐渐降临,好像来自地球本身而非从天而降,似乎来自一个黑色光线源,其光束以每小时 2000 公里的速度扫描大地。黑暗中刮起了日食之风,这是与暴风雨中的风相同的宁静的风。寒冷自日冕而降。全食带^①。

^① 原文为英语“Path of totality”,指可看到日、月全食的区域。